十先生奧論註

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周季天下分裂縱[illegible]國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

[illegible]捭闔之儌名射利固無

也[illegible]有或[illegible]有[illegible]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

[illegible]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

國立[illegible]圖書[illegible]

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

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眦睚不測之秦卒能以全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

趙有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奉璧入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詐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聞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相如度秦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

歸全璧于趙　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
趙之不敵蓋雌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
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
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
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尒　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廉頗諸大臣謀計未定召問相如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全璧歸趙　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
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　孟梁惠王下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

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

相如計不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趙軍長平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乃使白起為上將軍王

齕為裨尉趙括出兵擊秦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其後趙軍乏食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數十萬降秦白起詐坑之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秦王欲與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于澠池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

相如為趙卿相具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進缻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為一擊缻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語述而云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

賈誼此篇論其以才見忌皆輕躁之失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本傳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是為能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周勃以織薄為生沛公拜為將軍擊項籍封絳侯灌嬰睢陽販繒者也賜爵列侯與絳侯共立文帝誼以疏遠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釁之所由起也誼以為漢興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悉更奏之文帝謙遜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

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孟公孫丑下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又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上注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疏矣本贊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當是

時人君方且謙遜未皇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于朝出為王傅（天子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語先進云）於誼有之矣

鼂錯（此篇論其進言行事之失）

鼂錯曰人君必知術數（本傳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同上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操是說盖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厚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為也書臯陶謨云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書益稷云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姦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盡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丞相等劾奏錯曰吳王反天下所當共誅今錯議曰兵

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當要斬制曰可

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仲孫叔孫季孫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取之必有道矣家語相魯篇孔子使仲由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見告子下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

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彊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恠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唐裴度傳章處厚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況不為黯者乎

劉向（此篇論更生不知義命之歸）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本傳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

屬文辭與王褒張子橋等並進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而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下吏當死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薦更生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為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愬皆免官乃使外親上變事云云望之自殺天子甚

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禄勲弟子張猛光禄大夫更生幾已得復進云云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

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盖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長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

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矣

韋玄成 此篇論其毀廟之議非是

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 本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

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宣帝為昭帝後於義一體孝景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云云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奏可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為其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其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玄成為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見文集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三輔黃圖長楊宮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宮中有五柞

木因以為名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玄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宗譴責也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其後又復豈容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記王制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記中庸云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子之家明以繼體也記曲禮云如是則祭與不祭皆

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本傳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為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竇武何進此篇論二人幾事不密而禍成于猶豫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桓帝紀太后與梁冀定策禁中迎帝即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靈帝紀桓帝崩無子太后與父竇武定策奉迎帝即位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困天下之所同嫉也竇武以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剿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稃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陳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尹

勲等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事敗曹節矯詔王甫將兵捕收武等武自殺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伍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曹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拜王甫為黄門令共刼太后奪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宫門絶複道使鄭颯等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軍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勝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逹且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詔以少府周靖與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廄騶都侯

劒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

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主司陳琳入諫曰云云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為亂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言進意狐疑後入為張讓等斬之鄭太字公業諫進云云進不能用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范曄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戚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穨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荀彧此篇論從曹氏之事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之功史周紀厲王無道出奔於彘二相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厲王薨太子静長於召公之家二相共立之是為宣王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共和之時乎董卓廢靈帝為弘農王殺太后何氏焚洛陽宮廟范曄論曰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彊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

欲扶義奮謀以舒倒垂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范曄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垂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言立策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其拒董昭之議何也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容以訪彧彧曰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夫豈誠有忠正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彊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

至其威加海内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隄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本傳論曰方時運之屯遭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

陽城 此篇論其言事雖可取然不可為法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本傳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太子為開救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

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易姤卦云）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延齡本傳云云）何更公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上注）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

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虞舜漢文用刑此篇論法者天下之公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書禹謨云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梁惠王下云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記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

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宥同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孟盡心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

論渭橋犯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前釋之本傳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當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周世宗家人傳此篇論公義私恩不可偏舉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知權五代史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世宗即位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史臣曰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盖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盖知權也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適而

已舜為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不釋見上篇注為舜者
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
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
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
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
適也孟盡心上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方守禮
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徙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
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

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柰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禮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六曰議貴之辟為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九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十

聖賢論上

楊萬里

顔子上

此篇論問仁一節

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而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

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恠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强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不厭故力焉而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厲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奚其足且大學

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
也呂與叔大學解云大學之書聖人所以教人之大者見序如此蓋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學藝
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而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
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而由小學然後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于大學所正則不進自成德言之不
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何也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
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
也蓋有隔而不得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不見而有
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

然至而後見耶見而後至耶吾以為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耳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顔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入藩牆去陛級徹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顔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儆於非禮而巳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

忽也語顏淵篇云云惟具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巳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充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

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儆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閑宅之安而不得至則戚至不得見則戚見矣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

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摇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哀耶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

顏子中

此篇論終日不違如愚一節

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責石以求其

為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挈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覩之彼非不受不覩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覩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

則受示則覩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為絕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絕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

非顔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氷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氷而怯乎木哉氷與日相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顔子之聽能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子路

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

莊人間世篇回問仲尼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進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

史孔子弟子傳參字子輿孔子以為

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語序論語二十二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有經而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居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曰回之無功於後學也

宜也

顏子下

此篇論不遠復一節

顏子勇者歟夫子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善而不能不行無勇也無勇而知知而不去是徒知而已矣是故知之不如勇勇者患不知而已顏子知不善則不復行非勇歟曰非也顏子知之極也勇足為顏子道哉今夫火樂於燥而怒於擊愈擊則愈怒愈怒則愈樂勃然發於一熒之初而欣然進於

不可禦之勢此其勇非不俊也然勢方盛而雨驟至則一息之間至於熄滅寒棄而不能復振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人之情初而勇久而習終則頽隳委靡而不可起何則情固有所怠也使顏子之於不善勇於去其一息於罷其二則勇不如怯勇足為顏子道哉是故勇於去不善不若安於去不善勇於去不善則必有所不去安於去不善則無所不去顏子之去不善非勇也安也然則顏子何以能安於去不善曰知之極也鴆之能殺人

也明矣而遇鴆以死者夷然飲之而不悟非喜於鴆也非喜則曷為飲曰不知也知則不飲矣天下之善何以異於水之可飲天下之不善何以異於鴆之不可飲然人之於不善明憎之明賤之何也豈非天下之不善或有似於善者耶不善之似於善鴆之似於水者也似而不知不知而不疑則亦夷然飲之而死爾甚矣君子之學急乎致其知也知不善如知鴆則終身而不行其不行非有所勉而能亦非有所畏而喻畏而後喻則夫不

喻者必出夫思之所不及勉而後能則夫不能者必乘夫勉之所不繼顏子之不為不善固無所不及亦無所不繼去思去勉而惟照之以一知故不善之來迎者則敗過者則逝攻者則堅彼敗且逝故初不能欺而卒不能留吾堅固不可入夫使天下之不善雜至乎吾前而不能欺不能留且不可入則不善之來曷嘗有而不知知而復行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知極其致矣物奚遁焉故曰顏子之知知之極也知而不極猶未免不善之

欺飛蟲之觸牖而求出也其身去牖之外無毫髮之間爾毫髮而有所隔則終日求達而不得達知而不極雖其不知者毫髮也而於聖賢之真知千萬里之絕顏子之知極矣豈有毫髮之隔哉有毫髮之隔猶足以為顏子病無毫髮之隔斯足為顏子賀夫子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賀顏子之無毫髮之隔也

曾子上 此篇論孔子傳一貫之道一節

道不可以易言也徑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回愚見上篇注參也魯注魯鈍曾子性遲鈍也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得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而不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若參之魯夫子言之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

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者之寂滅也莊知北遊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後漢明帝初聞西域有神名曰佛因遣楚王英之天竺求其道得其術及沙門以求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變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之參也領之以一唯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蒙

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汲而汲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者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為道之資道固無用於能而

亦何用於不能哉謂能可以入道者妄也謂不能可以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以入者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而明之卓則其為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謂為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為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為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瑩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

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為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為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鏡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為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為錐刀之敏而以為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為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明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為性之翳則是

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語先進篇云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可憐也聖人之言不心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參遂為真魯嗟乎參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

曾子中

此篇論曰三省吾身一節

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覿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道不可也謂之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也布之可以温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藏粟

而不食則雖積藏如丘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爲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爲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其有夫道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

道我自我也夫惟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為我之有矣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矣且夫身與道為二者豈身非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為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反其受而無

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
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
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記中庸云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
于天下極于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察而用之
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償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
不勝其困而假匄於其鄰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而不
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

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則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壁亦不亡及其既察壁固自若道也者吾身之壁也學者有壁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壁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

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

曾子下 此篇論任重道遠一節

無聖人之天而求至乎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為地孰為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則未及門而宿於牆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子曰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者莫能至 記表

記云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家語致思篇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笑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曰云云夫子曰勇哉子貢曰云云

夫子曰辯哉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强而有辯也身易强而有勇也資難强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者也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至秦强而趍焉不十步而絶筋折

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至秦也故夫烏獲可慕而不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舉烏獲之負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烏可乎烏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況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

曾子之於仁弘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
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遹天下之遠者遠而不
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
則重者輕夫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遹
夫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
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
而能趍趍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
況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

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
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
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云曾子之謂矣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攷藏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鈐

校對官中書 臣 趙秉淵

謄録監生 臣 張仲芳